



“我的怀念”征文继续开展，征集的文章将择优在每周五《聊城周读》刊登，文章体裁不限，必须原创，字数 1000 字以内。来文请注明作者姓名、联系方式缅怀故人的姓名、故去年份。可将作品发送到邮箱 wellive@126.com。也可将手写稿或打印稿直接邮寄或送到本报编辑部，地址为:兴华路西路 93 号，齐鲁晚报《今日聊城》编辑部。邮编252000。

二姑夫,您的笑容是否依然灿烂

□薛洪刚

“二姑夫”是我妻子姑姑的丈夫,与我在血缘、亲情关系上还远一层,但在心里,我一直觉得他是与我上辈子有缘的人,而且缘分不浅。因为在他离去的一年多时间里,夜深人静时,我脑海中总能浮现他那灿烂的笑容……这是一种亲人对亲人难以割舍的牵挂。

2006 年春节前,我和妻子刚结婚。按照老家的习俗,妻子的二姑家离我家比较近,便邀请妻子去她家吃顿饭。就在妻子收拾东西准备出门时,二姑夫打来了电话:“叫洪刚一起来……”二姑夫语气真诚得让人不忍心再拒绝。

到了二姑夫家一看,他正系着围裙在厨房里忙活。见到我,他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:“贵客来了,快,屋里坐!”顿时,让我一下子没有了拘束感。过了一会,饭菜上了满满一桌。酒桌上,二姑夫与我谈得很是投机。得知我在部队上千宣传工作时,更是连连称赞:“小秀才啊,哪天也要给我写篇文章,我这辈子好多故事呢!”按说,我第一次到长辈家作客,应该少说话,少喝酒,但和二姑夫聊天中,不知不觉我忘记了自己“新亲戚”的身份,酒一杯杯下肚,不知不觉就喝多了。

此后,我成了二姑夫家的常客。他虽然没有多少文化,但是聊起历史趣闻、国际局势分析的头头是道,而且带有自己的幽默表达方式,让人忍俊不禁。

在十里八乡,二姑夫是个了不起的人物。年轻时,学过中医,当了十几年的赤脚医生;后来,乡镇中学师资力量缺乏,又当了十几年的代课老师;再后来,又当了乡村厨师,谁家红白喜事,他经常帮忙掌勺……

正当二姑夫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,淋巴瘤复发了。二姑整天哭得像个泪人,二姑夫却像正常人一样,还经常自我安慰:“没事,三个儿子工资都不低,也都孝顺。上次治疗后,不是管用了好几年嘛,这次肯定也没事。”其实,谁都明白,他这是宽慰大家的心。

病魔无情地折磨着二姑夫的身体,死神也一步步靠近。2008 年 12 月 28 日,我和二姑夫的三儿子正在聊城市区准备年货,他一个劲地说:“我今天不对劲,眼皮总是跳,心里感觉不太对……”三表哥一直催促我抓紧时间。也许真是心灵感应。一会儿,大表哥就打来了电话说,二姑夫的病情突然加重,神智不清……

我们已无心再采购的年货,急忙驾车匆匆回去。到家时,门口已经围满了乡亲,不少人眼眶内都含着泪水。谁都知道,人没有死,是不能哭的。乡亲们的眼泪是为二姑夫的痛苦而流的。

大年三十的下午,在医院里稍有好转的二姑夫坚持出院回家,他说:“我住院,你们连年都过不好。回家过个团圆年……”此后,便昏迷过去。大年初三,我和妻子去二姑家拜年。我特意来到二姑夫床前:“姑夫,我是小刚,来给您拜年了,听见了吗?”病床上的二姑夫努力挣扎着睁开眼睛,嘴张了张,却没有说出话来,随后又奋力将右手抬了抬,示意我坐下。一会儿,他不知是昏迷还是睡着了。我走时,又大声说:“姑夫,你睡会吧,我走了……”这时,他握着我的手久久不愿松开,眼泪顺着他的眼角流了下来……

三天后,二姑夫嘴角露着灿烂的笑容驾鹤西去。出殡那天,我特意从聊城买了几个响亮的“二踢脚”,为二姑夫上路开道。

在他骨灰下葬的那一刻,我哭得死去活来,最终被几个人硬拉起来,擦拭眼泪时,我听见别人说:“这不是他侄女婿吗?怎么哭得这么伤心!”

二姑夫,他们不知道啊!虽然咱爷俩认识只有短短的两年多时间,但谁能说我们的感情不深呢?您让我给您写篇文章,我没有想到,写的却是我纪念您的文章。您可知道,写这篇文章时,侄女婿电脑的键盘多次被泪水打湿……

初夏,她离开我们

回看姥姥近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,她经历了民国时期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,也见证了新中国的解放,经受过三年自然灾害和文化大革命的动荡。

□荣儿

姥姥是 2009 年 6 月初去世的,享年 94 岁。当我们接到舅舅的通知赶到姥姥家时,她已经没有了呼吸,舅舅说姥姥是睡过去的,没有痛苦。握着姥姥那拉扯我们长大的手,已经冰凉;望着她那慈祥的双眸,已经紧闭,那么安详,任凭我们怎么呼唤,她也不再睁开。那一刻,我心中的钝痛宛如刀割一般,那是我这一生最悲痛的时刻。

转眼姥姥去世已近三年,三年来,我常常为失去那么一位可尊敬的老而悲伤,每每想起她的音容笑貌,绵绵思绪便涌上心头。

姥姥出生于 19 世纪初鲁西平原的一个贫穷回族家庭里,年轻时的她,个头高挑,乌黑的长发,美丽的眼睛,有着一双灵巧的手,是十里八乡有名的聪明贤惠女子。姥姥 19 岁嫁给了姥爷,后来就有了四个舅舅和母亲。姥姥生性善良,通情达理,勤劳干练,无论是针线活还是庄稼活样样在行,今天买的布明天就能做成衣服给孩子们穿上,儿孙们都是穿姥姥亲手缝制的衣服长大的。

和姥姥的感情深是因为我兄妹三人都是她带大的。

姥姥是个善良的人。记得在姥姥家住时,正值知识青年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期,姥姥村里也不例外,去了十几个知识青年,因当时知识青年居住的房屋还没有建好,便将他们分到几户觉悟高、党性强的贫农家中,姥姥家分了 3 名,在当时居住条件那么差的情况下,姥姥为他们腾房子,铺被褥,做针线,缝缝补补,并且一日三餐



尽可能的变换着,好吃的都给他们。我至今记得一个叫洪哥的知情说的一句话:“奶奶,我一辈子也不会忘了您。”

姥姥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人。记得在姥姥家住时,经常有人找姥姥帮忙剪衣服、要鞋样、插花、绣字,有时我睡醒一觉,看见姥姥还在煤油灯下,带着老花镜披着大棉袄缝衣服,我睡眼朦胧地问姥姥怎么还不睡觉,姥姥说,这是你四姥爷家的小姨出嫁要穿的棉衣,要赶紧做出来,不能耽误她的事。姥姥就是这样一个人。村里谁家娶媳妇有喜事,都会找姥姥剪上几幅窗花,经她的手左右上一剪,各种花卉、动物栩栩如生,各种样式的喜字、福字洋溢着喜庆,贴在家中平添了几分喜气和热闹。我到现在还十分后悔,没跟姥姥学剪窗花。

姥姥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。我记得小时候听姥姥讲,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,日本鬼子侵占了鲁西平原,其中有一小分队驻扎在姥姥村中,他们需要一名洗衣做饭的仆人,当时,伪村长让姥姥去给他们做饭,但是姥姥就是装病也不给鬼子做饭。姥姥很深明大义。在全国解放前夕,解放军的大部队南下参加淮海战役,需要老百姓的大

力支持,当时,姥姥听到组织动员,二话没说,将家中的门板和能用到战场上的物品全部捐献出去,并让年仅十几岁的大舅参加了支援前线小分队。

姥姥是一个勇敢坚强的人。姥姥生于上世纪初,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思想相当严重,女孩长到三、四岁时就要被裹脚。姥姥也不例外被裹了脚,可是不知为何,姥姥的脚只要裹一次,就红肿发炎,疼痛难忍,裹了几次都没成功。怎么办?不裹了,怕别人笑话,长大了嫁不出去。姥姥对太姥说,我不怕难看,不裹了。但脚已经变了形,虽脚趾卷曲着,而脚板的生长没受到影响,一直长到穿 38 码的鞋,就这样,姥姥靠着一双难看的大脚板,走过近一个世纪的路,一条漫长而不平坦的路。

姥爷在五十年代初,因劳累过度得了肺病去世,姥爷的去世给这个本来贫穷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困苦,给姥姥羸弱的双肩压上一副重重的担子。当时,小舅只有 1 岁多,望着一群嗷嗷待哺的孩子,姥姥擦干眼泪,强忍着悲痛,挺起腰板,顽强地承受着这一切。地里、家里、洗衣、做饭,繁重的家庭负担没有压垮姥

姥,反而使姥姥更加坚强,就是在这样的困境下,姥姥还坚持让儿女们上学读书,在姥姥的教诲下,儿女们很是争气,毕业后有的参加了工作,有的留在农村,并且都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担任了一定的职务,成为人民的公仆,小舅则光荣地参了军,入党、提干成为一名解放军干部。孙辈们在长辈的感召和教诲下,也都积极上进,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,为祖国的建设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。姥姥为有这样的儿孙而自豪,我为有这样的姥姥而骄傲。

回看姥姥近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,她经历了民国时期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,也见证了新中国的解放,经受过三年自然灾害和文化大革命的动荡。同时,她也分享了祖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辉煌成果,姥姥不平凡的人生经历和艰苦磨难,造就了她坚强和乐观的性格。我难以想象姥姥这 94 年的风雨历程,有多少酸甜苦辣在心中,又走过怎样的坎坷和颠簸。但从记事起所感受到的姥姥的宽广胸怀和深明大义、助人为乐和坚强勇敢的思想品德却影响着我,教诲着我,使我受益终生,我也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,一名自觉践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科级干部。

书写到此,心中释然。许久的思念,此刻化作一种力量,好好地活着,为着姥姥生命的延续,为着心中的那份信念……

陪外公走过最后的历程

外公发丧那天,舅妈把他的衣服都烧了,衣服被点燃的那一刻,我放声大哭,那是我给外公洗的衣服,他还没来得及穿。是的,以后这些衣服他再也不能穿;再去外公家时,他再也不会给我们买好吃的了;房间里的那个沙发还在,但他再也不会坐在那里看我们聊天了。

□邹俊美

去年端午节放假回家,母亲说外公身体不好,不怎么吃饭,脸有些肿。带着几分忐忑,第二天我跟母亲去了外公家。外公看起来很没有精神。一看我们去了,他像往常一样出去给我们买好吃的,像往常一样坐在沙发上看着我们聊天。老人家耳朵有点背,根本听不清我们在聊什么,但是他每次都会坐在那里看我说说笑笑,有时候他也会插几句话,但大多数时间是自己泡茶喝茶。

冬天的衣服厚不好洗,外婆都洗不了,那次我给外公洗了很多冬衣,我一边洗,心里一边默念一定要让外公穿上我给他的衣服。

母亲带着外公去医院做了检查,我回了单位工作,给母亲打电话,她说外公没啥事,我一听心里的石头落了下来。

突然有一天母亲给我打来电话,我听她声音有些不对劲,感觉像是刚哭过,她说让我把给外公照的大头照扩印一张,我开始怀疑,立马声音变得酥软,在我的再三逼问下,母亲最终告诉我,外公得的是肺癌,已经是晚期,听到这个消息,我呆住了,电话里我跟母亲都哭了。怕外婆知道外公的病情受不了,母亲姊妹几个商量好隐瞒外公的病情,我可能是几个孩子里第一个知道的。

医生说,回家养着吧,癌细胞

已经转移到了骨髓,最多能撑一个月。考虑到家里没有学医的,万一出什么问题会手忙脚乱,舅舅决定在医院包个单间。

我请假去看外公,那是外公住院来我第一次看到他,他的脸肿得很厉害,眼睛眯成一条缝,身上只盖着被单,露着的胸口前插着几根管子,一瓶液体通过输液管不断地输入他的体内。几天前见外公,他还能走,现在变成这样,我的眼泪不停地在我眼眶里打转,强忍着抽泣的声音,趴到姥爷耳朵前跟他说说话。“妮来了”,外公看了我一眼,又把头转向一边,可能不愿对视我含着泪水的眼睛。

舅和表哥在照顾他,姥爷脾气特别倔,一辈子没吃过药,医生开的药他从来不吃,舅劝他吃他还会发火。我去之前他刚跟舅舅发了火。舅看我去了,就让我劝劝他,没想到我一劝,外公竟吃了药,我请了几天假,在医院照顾外公。

后来因为工作忙,我就回去工作了,回去后我的心总是很乱,工作也有点心不在焉,我每天都打电话问外公的情况,终于到了周末,我马不停蹄地赶到医院去看外公,这次外公的脸竟然没那么肿了,脸也有了血色。外公一辈子要强,在县城的装修公司做了一辈子木工,他做的家具美观又坚固,至今家里还有他给母亲做的嫁妆,靠着这个

手艺他养活了 5 个孩子,现在他的重孙子都已经六七岁了。外公待见小孩,他生病期间,孩子们都轮流去医院看他,二舅家的表弟还带着刚出生的宝宝去医院看他,只为了让外公开心。

住院期间,外公的老毛病“脱肛”犯了,几乎不能排便,不做手术可能会危机生命,但家人怕做手术只会给老人平添痛苦。几次量餐后,母亲姊妹几个决定给外公做手术。手术后外公的伤口很难愈合,一直流血不止。

一天下午,表哥给我打电话,说外公情况不好,我赶到医院时,外公躺在病床上,呼吸急促,看起来很难受,我过去跟他说话,他也没有回应。手术的伤口一直在流血,床单都殷红了,医生说这次流血不是因为手术刀口,而是内脏出血,癌症晚期就会有这种情况。母亲说,外公上午还好好的,下午开始流血不止。医生说得给外公输血,一个护士给他抽血验血时,由于流血过多,外公的血管里根本都抽不出血,护士换了好几个地方,最后只抽出一小点血,我拿着姥爷的血,到化验室里去化验,等那个医生化验好,取出血已经晚上 7 点多了。

医生给姥爷输上血液,舅跟妈和姨妈商量要不要让外婆来看

外公最后一眼,害怕外婆会埋怨,也怕她看到外公的情况会受不了,最后大家决定先不让外婆来。这时外公的呼吸更加急促,瞳孔开始放大,医生不断地按压外公的胸部,生命检测器上的线一会变成直的,一会又开始波动,小舅坐在检测器前,默默掉眼泪,母亲也不站在外公的病床前呼唤着他,但不管儿孙们多么不舍得,生命检测器上最终还是变成了直线。晚上 8 点左右,外公永远地闭上了眼睛,走完了他 81 岁的生命历程。

外公发丧那天,舅妈把他的衣服都烧了,衣服被点燃的那一刻,我放声大哭,那是我给外公洗的衣服,他还没来得及穿。是的,以后这些衣服他再也穿不了了;再去外公家时,他再也不会给我们买好吃的了;房间里的那个沙发还在,但他再也不会坐在那里看我们聊天了。

转眼外公去世快一年了,偶尔和母亲说起外公,她总是掉眼泪,她说,外公从查出得病到去世不到一个月,这个一个月里,外公受尽了病痛折磨,临死他都不知道自己得的是癌症,她每次做梦都是外公躺在病床上时的模样,她总觉得亏欠外公很多。每每听到这些我都心如刀绞,相信外公在天之灵一定会理解儿孙们的苦心。